

车到Dao山前

陈冲 著

◆ 一方水土丛书

CHEDAO
SHAN
QIAN

YI
FANG
SHUI
TU
CONG
SHU

插图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

车到Dao山前

陈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陈冲
短篇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7-5053-1111-1

车到Dao山前

陈冲 著

◆ 一方水土丛书

CHEDAO
SHAN
QIAN

YI
FANG
SHUI
TU
CONG
SHU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车到山前/陈冲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一方水土丛书)

ISBN 7-80673-238-1

I. 车… II. ①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550 号

一方水土丛书

车到山前

陈 冲 著

策 划: 谭 湘

装帧设计: 蓝海洋设计工作室

责任编辑: 申 强

内文插图: 魏清河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4.375 印张 335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4.00 元

ISBN 7-80673-238-1/1·143

目 录

第 一 章	(1)
常萍隐居养伤，泊阳市检察院突然 出手	
第 二 章	(23)
蹦迪的朱莉和谢尔盖	
第 三 章	(48)
一块金属钾放进水里，会起怎样的 化学反应	
第 四 章	(66)
常萍拉着一只走轮包，去认识一个 新的世界	
第 五 章	(97)
祁发奋和普劳飞，容易褪色的历史 和不褪色的篇页	
第 六 章	(119)
总会计师送来一条金项链	
第 七 章	(151)
出租车司机归还乘客遗失在车上的表	
第 八 章	(170)
从未出过办公室的钱算不算赃款	

第九章.....	(191)
蝴蝶的生命是那么短暂那么脆弱	
第十章.....	(223)
人吃饭和给机器膏油有何不同	
第十一章.....	(264)
CEO 三箭齐发	
第十二章.....	(292)
到处都是姐夫妹夫连襟挑担	
第十三章.....	(324)
由普通人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历史	
第十四章.....	(360)
聪明人必有特笨特蠢的一面	
第十五章.....	(386)
上千个舌头有多重	
第十六章.....	(395)
朱莉告诉谢尔盖：我怀孕了	
第十七章.....	(420)
夜雾弥漫中，又一排操场边的白杨树	
第十八章.....	(433)
奶白色跑车驶向一泓蓝色的湖水	

第一章

常萍隐居养伤，泊阳市检察院突然出手

八月份第三个星期二的下午，常萍乘火车来到泊阳市，住进了天桂花园 22 号楼。这是一栋所谓“豪宅”楼，她的房子在三楼，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单元。里面的家具、陈设、用具几乎全是新的，很齐全，比如说不仅有电话，还有一台宽带上网的电脑，月租金却只有 1000 元。

第二天，她按照步青松给的号码，给泊阳市市长方兴礼挂了电话，问什么时候方便去拜访他。方兴礼说他这几天的安排不是很确定，要了她的电话和地址。多少有些出乎她的意外，两天以后，方兴礼到她的住处来了。原说最多能呆一刻钟，结果却超过了半小时。虽说带一点礼节性，但交谈很亲切，很投机，有时还称得上相当热烈。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方市长是她在泊阳市惟一能算是“认识”的人了。

她跟泊阳市毫无瓜葛。

她到泊阳暂住，是来“养伤”的。她希望能在两到三个月

之内，使那道不是很长，但却很深的精神、心理上的伤口结痂。

八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二，一封举报信寄到了泊阳市检察院。后来的情况表明，检举人写这封信，多少出于一时冲动，绝对没想到此举会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检察院里最先拆阅这封信的，只是举报中心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的职责就是每天拆阅十几封到几十封这样的信。他看这种信看得都有点儿麻木了。检察院最后查实的经济案件，有 30% 左右是最先由群众举报开始的。从这个数字看，群众举报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起了这种作用的举报信，在他日复一日拆阅的信件中，只占千分之几。一大早，刚上班，他就开始看这些信。这封信是今天的第五封，看完以后，和前面的一样，随手放在了一边，接着看另外的信。又看了几封，同样也放在了一边，觉得有点厌倦了，就起来走动走动。猛然间灵机一闪——那封信的检举人，好像是亲身参与了那些事。他为什么不怕把自己卷进去？跑着回到办公室，扑到桌前，把信抽出来，飞快地看了一遍，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一分钟以后，举报信转到反贪局二处处长夏昌手里。夏昌看了一遍，很兴奋地对他说，干得好，我同意你的看法，这封举报信有戏！

十分钟后，检察长孙光垒看到了这封信。他让夏昌把信留下，但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夏昌多少有点儿失望，因为按常情，这意味着举报信会在孙检手上留一段时间，比如一星期左右。

下午 3 点，孙光垒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孙检最突出的一句话是：咱们赌他妈的一把，赌输了我负责。不过我判断胜率不会低于 80%！后来人们分析，这次行动虽然出于孙

检的当机立断，但程序完全合法。再联系到他命令二处把这个案子列为当前重点，却又强调本案不是大案要案，说明他没有先向上面汇报请示，也没有向各有关方面打招呼。看来他是真想抓几件案子。这可能与前不久的人大会上，通过检察院的报告时丢票有关。那么这个案子就是送上门来的厚礼了。数额不太大，级别不太高，但在本市又能造成较大的震动和影响。

“赌一把”只是个说法。孙光奎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举报信的可信程度很高，又有可操作性强的线索。为了更有把握，他以私人的名义，请公安方面就线索之一，做了一次柔性的“拨草寻蛇”，反馈信息相当令人鼓舞。惟一的担心是跑风漏气，而在这一点上越“冒险”就越安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动作越快越好！

当然，还需要一套巧妙严密的行动方案。

陶云泉下班时，已经处在夏昌的监视之下。

陶云泉是天鹤棉纺织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二把手，分管营销工作。公司的桑塔纳把他送到了家。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夏昌才去敲门。根据孙检的第一套方案，如果陶云泉从厂里直接回家，他应该从餐桌上被带走，目的是给他的家人更大的震动。问话在检察院有条不紊地进行，双方都显得很有耐心。一方根本不打算开口，另一方也没指望他轻易开口。两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在远离核心的地方绕圈子。这时，守候在陶家附近的干警却有了收获。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陶家门口，随后有人从里面搬出一个个箱子往车上装。这时候夏昌出现了，并出示搜查证。晚上10点12分，孙检接到了夏昌的电话报告：初步搜查，共查获银行存单7张，共33万余元，整箱整箱的烟酒，和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折价共约4万余元。孙检出了一

口长气。他赌赢了。就这 37 万的合法来源，足够陶云泉“说清楚”一阵子了。现在，这个案子可以说已经“立”起来了。

检察官们当然知道该怎样利用这些战果。凌晨 1 点，陶云泉的防线被打开了缺口。尽管他仍然相信，有些事别人是永远无法知道的，但另外一些事就很难说了。华清风本来就瞻前顾后，疑虑重重；沙兴娣头发长见识短，而且只会小算计。下面那一帮更不用说了。那么，与其等着别人检举自己，还不如自己检举别人。

凌晨 3 点，正在办公室沙发上睡觉的孙检被叫醒。听完简短的汇报，签署了对陶云泉的拘留证，便吩咐夏昌：审问暂停，让同志们睡一会儿，6 点半到我这儿来！

他洗了脸，打开电脑，插入夏昌送来的软盘，开始研究笔录。他喜欢这种原始的材料，也喜欢那个做出这份笔录的书记员。他对夏昌说过，小徐往电脑前一坐，单是她的姿态，再加上她敲打键盘发出的飞快的、有节奏的敲击声，就能对疑犯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你说的每句话都已经记录在案。小徐做的笔录详尽准确，用词晓畅，不像看那种错别字和语病连连出现的笔录，跟吃夹生饭一样。当然，他的阅读兴趣肯定也是职业性的。这种有话必录的记录，一般人看不到两页就会开始打哈欠，他却津津有味地看了近 3 个小时。他一边看，一边做着简明扼要的札记，一个人名，或者两个字。关上电脑以后，他又把札记重看了一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事实”可以称之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全都是“疑点”。也正是这些疑点，使他在头脑中圈定了这个案子的初步轮廓。这很重要；圈定的范围过小，可能有遗漏；过大，会在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做许多无用功。

屋角那只落地钟敲响六下时，他推案而起，拉开了窗帘，

打开了窗子。一股轻风扑面而来，虽然比有空调的房间稍微热一点，但清新的空气使他精神一振。窗子朝正南。偏东一点，虽然看不见，但他知道那正是棉纺厂的方向。那个经过几次“改制”，现在叫“天鹤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单位，泊阳市的老百姓还是习惯地称为棉纺厂。那个厂有14000多名职工，这还不算近几年来下岗的2000多人。可以说泊阳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人家有人在那里上班。现在，这个厂的领导班子的一、二、四把手，和五六个中层管理干部，都卷进了案子。再过几个小时，那个厂的生产工作有可能瘫痪，进而影响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单凭这一条，如果向市里请示汇报，向有关方面打招呼，肯定都会有阻力，会让他缓一缓，等做出这样那样的安排再动手。那还能不跑风漏气？为了有利于破案，他已经准备好了挨一顿严厉的批评。

站在窗前朝外望去，半个城市展现在他的眼前。泊阳市算不上一座繁荣美丽的城市，虽然也有几座高层建筑，但整个市区主要还是两层到六层的普通楼房，和更多的平房大杂院。那里面住着许许多多刚有点富裕、甚至刚够上温饱的老百姓。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相对贫困的抱怨，远远赶不上他们对腐败的愤怒。孙光奎认为，他在市人大上的报告丢那么多票，并不是因为检察院的工作真有多大的错误，更多的还是反映了人民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不过，他也不能为了这一百多万人，就置另外的几万人于不顾。几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啊！

从6点半开始的会，开到了差3分7点。会上，孙光奎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棉纺厂的日常工作，肯定要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把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办案本身，夏昌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检察官，不用多嘱咐。

7点40分左右，棉纺厂大门口人头攒动，接早班的工人

开始进厂了。早晨的阳光很灿烂，很温柔。大多数职工都穿着厂里发的工作服；几个主要车间的女工们，虽然因为车间里恒温恒湿，上岗时穿得还要单薄些，多数是穿短袖小褂或T恤衫，再系一条饭单，但在上下班的路上，还是喜欢穿工作服。工作服是那种略偏浅的湖蓝色，几千人同时进厂，厂门口就像一泓涌动着的湖水。阳光照在这湖水上，再散射开来，使那一幢幢色调原本挺灰暗的车间建筑，也显出了几分明亮。

夏昌和另两位检察官，因为身着制服，到传达室交验了证件，以找朋友的名义做了登记。还有一些身着便服的，就随着人流一起进了厂。他们刚就位，那辆黑色的、七成新的公爵车已经开到了办公大楼的雨罩下面。车还没停稳，车门已经打开，一位年近五十、气宇轩昂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这儿的一把手，一身拥有三个最高头衔——董事长兼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华清风。

进楼，上楼梯，穿过楼道，华清风的步子从容而轻捷。这时办公楼里还没有多少人。与三班倒的工人不一样，坐办公室的干部们，通常是踩着上班铃声走进办公楼的，比他们的一把手一般要晚到10—15分钟。尽管这样，华清风并没有注意他身后正跟着两位便衣。他正在想着今天的工作。这将是很繁忙的一天，得好好安排，才能把必须做的事做完。他进了办公室，听到身后刚关上的门，又被相当鲁莽地推开了，猛地转过身来，见是两名陌生男子，不由愠怒地质问：

“你们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不敲门？你们是哪儿的？找谁？”

两个陌生人没有回答，面无表情地一边一个站在仍然打开着的门口。过了一分钟——这时的一分钟是相当漫长的，穿制服的夏昌进来了。他一进来，陌生人中的一个就把门关上了。

夏昌出示证件。华清风看了一眼，还给夏昌，然后随手一让：

“请坐。”

夏昌仍然站在对面：“陶云泉涉嫌经济犯罪，已经被拘留。出于侦查需要，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办公室。”

华清风脸色苍白，但语气强硬：“为什么？陶云泉有问题，为什么要搜查我的办公室？”他有意强调了“搜查”这个词。

“因为需要。”夏昌稍一停顿，脸色异常严肃，“我们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虽然有些话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对你讲，我们孙检察长非常强调依法办案，包括在程序上，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任何把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话，是孙光奎“教”的。当时，夏昌还觉得有点别扭，到真用上了，夏昌才觉出这话的好处和分量了。

果然，华清风软了。

华清风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他立刻听出了夏昌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如果他再不识相，那就等于自己申请一张指名道姓针对他华清风的搜查证。夏昌提到检察长，分明是暗示这一切都是检察长布置的，至少是经他批准的，而检察长要签一张搜查证，绝对是举手之劳。看来，人家没有这样做，只说是因为陶云泉有问题，要“检查”一下他的办公室，那是给他留点面子。既然还给他留着面子，态度合作些或许还有好处。

起码他不想当那种给脸不要脸的人。

这时小徐领着两个人来了。她虽然穿着便衣，但这时的华清风已经能立刻猜到她是什么人。

她只看了华清风一眼，就转向夏昌介绍说：这两位见证人，是按厂工会车主席的推荐请来的。这位是工会干事郑键同

志；这位是保全工祁沂同志。有关见证人的权利义务注意事项，已经向他们介绍过了。

华清风的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车建祥为什么要“用”祁沂。楼里现放着那么多干部，为什么非要大老远地找一个工人？故意想把事情张扬出去？

可是夏昌不容他多想，声轻语重地问：

“怎么样？我们开始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华清风只能耸耸肩膀：

“好吧，我没有异议。”

于是搜查开始。华清风被安排坐在稍远的沙发里。不到3分钟，夏昌就朝他走过来，把手里的三捆崭新的百元大钞向他举了举。

他立刻站起来：“对不起，那是公款。”

夏昌冷笑：“我知道是公款。若是你自己的钱，觉得放在家里不安全，搁在了办公室里，我们还管不着呢！”

华清风也冷笑：“怎么？公司的公款，放在我的办公室里，犯法？”

“对了。”夏昌面色严厉，“公司的款，应该放在公司出纳的保险箱里，你身为公司一把手，连这个都不懂？”

华清风一时语塞。

夏昌的面色稍稍缓和：“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有什么隐情，我们会给你机会说清楚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现在？”

“但不是马上。孙检察长有个特别安排。你现在还是公司一把手，给你一小时的时间，把工作安排一下，指定一个临时负责人。”

华清风想了一下说：“好吧。”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自

己拿了一支，又抽出一支递给夏昌，“来一支？”

夏昌接了，就华清风的火机点着：“坐下说吧。”

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讨论起来，相当亲密的样子。

“我可以找几个人来，最多五个人吧，交代一下最近的主要工作，不过指定临时负责人的事不好办。”华清风说，“陶云泉不行了……”

“沙兴娣也不行。”夏昌说。

夏昌心里装着一份名单，但不好全说出来。

华清风看了夏昌一眼：“我知道，陶云泉有事，沙兴娣肯定也有事。”

看来他心里也有一份名单。

华清风接着说：“坦白讲，我从来没考虑过谁来，或者谁能接替我。这个问题，市委组织部，或者市人事局是否考虑过，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没跟我谈过。我能理解，检察长做出这个特别安排，是出于对天鹤集团的关心，也是对我的一种、一种信任吧。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我不能做。”

夏昌脸色阴沉地吸烟，不说话。

华清风说：“我决不是故意出难题。”

夏昌问：“马引同志不行吗？”

华清风摇摇头：“他不行。其实他是我刚才想得最多的一个。目前，在公司范围内，还可以考虑一下的，也只有他了。他是个很好的党务工作者，兢兢业业，规规矩矩，党委副书记当得满好。不过如果把公司的全面工作交给他负责，他最多能顶三天。”

夏昌捻灭了烟头，不以为然地：“你太夸张了吧？平时你就不出差了？一、二把手都要到的会议也不少嘛！”

“那不一样！”

这是一个很强硬的声音，让夏昌颇为意外。华清风此刻应该不会用这么强硬的口气说话。

夏昌转脸抬头，才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两位见证人中较年轻的那一个。因为意外，他不由得多打量了几眼，结果得到的印象很不错。看上去 30 岁出头，高高大大的身材，长得结实匀称。厂里发的工作服，裁剪缝制当然不会有多么讲究，可穿在他身上，却显得挺合身。面相比较平常，通常所谓的长方脸吧，但是两道很浓的向上斜插的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双下颏，却透出了一股精悍之气。刚才注意力在案子上，对这位不过是履行一下程序的见证人，没怎么留神，现在多打量了几眼，夏昌相信这种长相有特点的人，他会记住相当一段时间。

“我叫祁沂，厂里的保全工。或许我不需要听你们的谈话，可我听见了。刚才华总的话是实话。这是个 14000 人的大厂子，有一套既臃肿又严密的神经系统。一、二把手出差开会，离开十天半月，这个系统会照常运转。一、二把手同时进了检察院，这个系统马上会自激震荡，哦，就是说它会抽风，然后就是全厂大乱。你明白这意思吗？”

夏昌很随和地笑了笑。他觉得这个保全工说话口气忒大了点，不过出发点还是好的。使用一种商量的语气问：

“明白个大概吧。你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

小伙子的嘴边浮起一个嘲讽的笑：“我的建设性意见也是带破坏性的。什么指定临时代理人，我看多此一举。厂子肯定要乱；指定代理人要乱，不指定也要乱。乱就乱吧。既然华总、陶总犯了事儿，你们认为该抓，抓就是了。我相信工人们多数会人心大快。尤其是华总，他把这个厂管得很严，也把工人们治得很苦。他在位，会有人说他是把好手；他倒了，会有

人把他骂得臭不可闻。至于厂子乱了，倒霉的还是工人，可那有什么办法？厂子千万别出事，只要出事，最倒霉的永远是工人。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啊。这些都是你们检察院管不着，也管不了的。只要你们能对腐败现象秉公处理，依法严惩，你们就算尽职尽责了。”

夏昌站起来，正色说：“你的话坦率真诚，我很感动。可是我们孙检察长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小伙子却只是笑了笑，没再说话。

夏昌不喜欢被人以这种态度对待，但是想到孙检的一再嘱咐，还是耐下心来，晓谕地说：

“比如你也可以在群众当中多做些工作嘛，让大家都明白顾全大局、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明白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嘛！”

小伙子看来本不想做出什么回应，却又是那个有话存不住的人，只是多少绕了一个弯儿：

“检察官先生，不怕您不高兴，棉纺厂的事儿，棉纺厂的人都说不清，您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明白。”然后又无所谓地摆摆手，“话嘛，固然也有对错，终不过是拿嘴说说。得，不多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其实我本不该多嘴，说对说错，都只当白说。”便转过身走开，去看那边还在进行的搜查，像是认真去当他的见证人了。

夏昌对群众一向随和，虽觉得这人不太有礼，也没往心里去。工人嘛！可是当他再次面对华清风时，还没开口，就发现自己的思路，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他并不认同年轻人所说的道理，可是那番话背后却有一种令人挥之不去的东西，很虚，但又和很实在的生活血肉相连。不过这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按自己的——实际上也是孙光奎的目标，来利用小伙子话里